

山神与神山信仰：从地域性到世界性

——“南亚与东南亚山神：地域、文化和影响”研究综述*

英加布

内容提要：山神是与信仰、宗教认同和人文地理密切相连的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文化标识。本文结合“南亚与东南亚山神：地域、文化和影响”研究现状为中心，综述世界宗教视野下的山神和神山，以及山神信仰与地域社会、宗教地理、生态环境保护、国民幸福总值、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影响。

关键词：山神信仰 文化标识 地域性 世界性

作者简介：英加布 (Yumjeap Rwa)，西北民族大学藏学院副教授，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

山不仅与人们的价值观、宗教实践和信仰紧密相连，还与宗教认同和传统文化认同关系密切。千百年来，山作为地理标志和文化象征，人类对其产生的崇尚、敬畏、疑惑和恐惧之感，激发了人类宗教著述和实践的创造性。在很多宗教经典、仪式、修行中，山是精神力量的源泉和标志，超然而永恒。它们是神灵的寄居之所、充当祭祀的神庙或圣地、祖先和亡灵的归宿、灵感的源泉、文化的骄傲、民族或国家的标志。

一、山神与神山的融合

山神 (Mountain Deity) 和神山 (Sacred Mountain) 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文化标识。作为自然和文化的连接，它在人类宗教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世界宗教信仰中，山的神圣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山是宗教力量的载体和神灵的寄居之所。特殊的山峰常被特定传统确认为神灵的驻锡之处。这些山与神话、信仰、价值观、朝圣、禅定、仪式和祭祀等宗教实践密切相连；第二、山被认为是宗教的特定圣地或名胜古迹，故也叫圣山 (Holy Mountain)。它们与当地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以及环境密切相关。这类神山在不同宗教文化中得以重构和延伸，体现了山神信仰在不同宗教传统中共存的特征。

据《山海经》的相关记载，中国的山地可划分为 26 个区，有 451 座山，每座山均有各自的神灵。大约在西汉时期，汉族就形成了以五岳为代表的山岳祭祀系统。¹ 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今西藏桑日县的沃德贡杰雪山，被公认为藏区众山神之父。² 它与八神子在整个青藏高原及其周边派生了千万个山神。

在中东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地区有传统的四座神山，分别为诺亚方舟着陆的土耳其神山阿拉拉特 (Mt. Ararat)；摩西接受十戒的埃及神山西奈山 (Mt. Sinai)；位于以色列的犹太教信仰的最高象征摩利亚山 (Mt. Moriah，也叫圣殿山) 和塔布尔山 (Mt. Tabor)。欧洲希腊的阿索斯 (Athos) 神山是从 10 世纪起成为世界东正教的中心。阿尔比斯山主峰勃朗峰 (Blanc) 被瑞士的藏传佛教徒视为神山。俄罗斯境内的白鲁喀山 (Mt. Belucha) 是阿尔泰山系的最高峰，被突厥人奉为神山。乌鲁汝 (Uluru) 是澳大利亚原住民阿纳古 (Anangu) 的神山。还有日本的富士山和立山 (O-yama)，韩国的三信 (San-shin)

* 本文系 200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藏族山神信仰体系与地域社会之关系研究》(09CZJ007) 的阶段性成果。

1 徐华龙、王有均：《山与山神信仰》，学苑出版社，1994 年，第 12-17 页。

2 弟吴贤 (1123 ~ 1175)：《弟吴宗教源流》，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87 年藏文版，第 227-31 页。

等。这些坐落于不同地域的山均为今日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神山。

本文主要以“南亚与东南亚山神：地域、文化和影响”为中心，简要综述山神信仰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2011年7月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学者相聚在喜马拉雅山国不丹，围绕“南亚与东南亚山神：地域、文化和影响”的主题交流研究成果。不仅涉及南亚与东南亚的山神信仰文化以及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索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祆教）、耆那教、犹太教、藏传佛教、锡克教、道教、禅宗等多种世界宗教和教派领域的山神，而且涉足山神信仰与历史、文学、艺术、地理、宇宙学、医学、生态学、民俗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的关系和相互影响，还包括神山与环境保护、女权、旅游、商贸、宗教实践等内容，为了解山神信仰与文化的研究现状以及趋势敞开了一扇窗口。在此做一简要评述。

二、世界宗教视野中的山神信仰

在世界各种宗教中山神和神山占有重要地位。¹ 美国佛罗里达州罗林斯学院格林伯格（Greenberg）教授的《敬畏与神性：犹太传统文学中的摩利亚山和西奈山》，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阐述了犹太人、摩西、摩利亚山和西奈山之间的关系，对以色列神山摩利亚和埃及西奈山在犹太教中的神圣象征性和不可替代的地位进行了论述。波兰华沙大学巴尔采罗维奇（Balcerowicz）教授的《耆那教中的弥须山及其世界观》，阐释了耆那教对佛教弥须山的认识，并就两种宗教对弥须山的描述进行了比较研究。香港中山大学陈艾米（Amy Chan）博士的《道教神山：中国古典文化中的道教与佛教》，利用儒道文献《易经》和佛教资料，论述了山岳成为中国神圣文化的符号及其祭祀制度的形成。西班牙坎塔布里亚大学玛尔·马科斯（Mar Marcos）教授的《神山的建构：早期基督教徒对神山西奈的朝圣》，依据圣经和宗教史书梳理了西奈山成为基督教神山的过程。哈佛大学约翰·索芙特（John Solt）教授的《禅与概念化的山》，论述了禅宗修行与山的对应关系，提出了山体是禅宗文化的主要符号和载体。日本同志社大学田口哲也（Tetsuya Taguchi）教授的《佛教禅宗中的山》，以禅画为中心，叙述了日本禅宗中有关山的象征和寓意。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维尔纳（Wessler）教授的《不可移动的移者：神、人类和印度神山》，基于印度古典文献，论述了山、神和人类之间的互动。认为神山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对神山的保护和信仰是人类文明史的延续。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克里斯蒂·安舍费尔（Christiane Schaefer）的《古典吠陀文本中关于山和岩石的神话与文学意象》和中央民族大学杨毛措博士的《从神话到历史：聂赤赞普历史中的山神主题及其历史内涵》分别从神话入手，解读和考释了印度古典吠陀和西藏苯教文献对山神的叙述。

三、山神信仰与地域社会象征

山作为地理标志和文化象征，是人类宗教和传统文化的主要认同标志。山神信仰祭祀至今在世界许多地域性公祭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在西伯利亚的萨满教和藏传佛教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² 印度博哈拉迪大学安德烈（Andrea Loseries）的《西藏与蒙古的神山、“魂山”和山神：念青唐拉和巴勒哈敦山》，首先界定了神山与山神的概念，其次比较研究了中国西藏著名山神和外蒙古山神（Bahur Haldun）祭祀的异同现象，并列出了两者祭祀仪式的相似性和社会整合功能。南澳大利亚大学范陈良（My-Van Tran）教授的《越南：从七峰神山到和好教》，论述了越南和柬埔寨边境的七峰神山

1 参见 Emile Durkheim,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5th English editi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London, 1964.

2 参见 Dmitry, Ermakov, *Be And Bon: Ancient Shamanic Traditions of Siberia and Tibet in Their Relation to the Teachings of A Central Asian Buddha*, Kathmandu: Vajra Publications, 2008.

(That Son) 对两国宗教、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德国马尔堡大学伊迪丝·弗兰卡 (Edith Franke) 教授的《喷发的默拉皮火山与宗教活动》，探讨了印度尼西亚默拉皮 (Merapi) 火山喷发期间宗教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波兰雅盖隆大学乔安娜·格拉 (Joanna Grela) 教授和美国波特兰里德学院的夏琳·麦克莉 (Charlene Makley) 副教授分别以《安多藏区山神信仰中体现的古代战神祭祀遗俗》和《安多藏区热贡的山神祭祀》为题，结合田野调查资料描述了安多藏区的山神信仰仪轨和特征。¹ 瑞士苏黎世大学詹妮弗·本特利 (Jennifer Bentley) 的《锡金与孟加拉西部雷布恰人的山神和圣地的宗教仪式与文化认同》，比较分析了喜马拉雅山区藏裔语言与文化集团 (Bodic Communities among the Himalayas) 之一雷布恰人 (Lepcha) 的山神祭祀仪式和他们的文化认同趋向。兰州大学英加布 (Yumjeap) 博士的《西藏和喜马拉雅山神崇拜中的祭祀仪式文献研究》，论述了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和喜马拉雅南麓与西缘的山神信仰崇拜，并系统梳理了公元 8 世纪至 20 世纪山神祭祀仪轨文献。²

西班牙坎塔布里亚大学玛丽亚·托雷斯普列托 (Maria Torres Prieto) 的《阿索斯山：神山与修道院共和国》，不仅讲述了位于希腊的阿索斯山 (Athos) 自 10 世纪至今成为东正教神山的过程，还介绍了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和俄罗斯等国家的东正教修道院仍在阿索斯神山维持共和自治的管理模式。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蒂娜 (Tiina) 博士的《安多藏区女性密宗师：作为她们宗教与经济环境的山》，结合田野调查阐述了安多藏区女性密宗师视山为家的理念。瑞士弗里堡大学罗兰·库伯勒 (Roland Kübler) 的《神性的迁移：从喜马拉雅迁居到瑞士的山神》，讲述了阿尔比斯山主峰勃朗峰 (Blanc) 成为藏传佛教神山的过程和缘由。比利时圣卢克大学马克德·弗里耶 (Mark De Fraeye) 教授的《韩国永恒的神灵：三信 (San-shin) 神山》、夏威夷大学埃里克·J. 坎宁安 (Eric J. Cunningham) 的《立山 (O-yama)：日本高地的神山崇拜与保护》、日本东京大学平田 (A. Hirata) 博士的《老挝南部宗教实践中的山神》、日本近畿大学西尾 (Hidenari Nishio) 的《印度南部的钦奈 (Arunachala) 神山》、德国海德伯格大学 Reinhard Hohler 博士的《Pu sae-ya sae：泰国清迈的两个祖先神山》等论文，以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对韩国、日本、老挝、希腊、印度和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神山信仰分别做了详尽的描述。

四、圣地与宗教地理

朝圣文献和游记是研究圣地与宗教地理 (sacred and physical geography) 的主要资料。挪威卑尔根大学克努特·A. 雅各布森 (Knut A. Jacobsen) 教授的《探索印度传统的朝圣与圣地：一个理论的检验》，在回顾印度 1500 年前传统文化的同时，运用扩张理论 (theories of expansion) 分析了以朝圣和圣地为主的印度教在不断扩张的态势。维也纳大学藏学家克劳斯·迪特尔 (Klaus-Dieter Mathes) 教授的《谢日神山：尼泊尔朵波人的山神信仰与宗教地理》，从考证西藏直贡喇嘛桑杰益西 (1181 ~ 1255) 师徒二人寻找和“开光”喜马拉雅神山谢日 (shel ri) 的历史出发，描述了藏裔语言与文化集团之一尼泊尔朵波人 (dolpo) 对山神谢日的信仰崇拜和祭祀。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马杜·卡纳 (Madhu Khanna) 教授的《冈底斯山的雪峰：印度教圣神叙事和昆达利尼 (kundalini) 瑜伽密宗的假象》，讲述了位于中国西藏阿里的冈底斯山成为印度教神山的缘由和对她的崇拜习俗。伦敦大学更噶·旺姆 (Kuenga Wangmo) 博士的《隐士与山》，以民族志的方法描述了不丹一名隐士在喜马拉雅山隐居 40 年的生活经历和山对隐士的启发及感悟。印度尼西亚棉兰州立大学埃罗德 (Erond Litno Damanik) 博士的《神山 Pusuk buhit：巴塔克人的神灵与地理关系》，描述了印度尼西亚巴塔克人神山 Pusuk Buhit 的地理环境和人们对其的祭祀。

1 参 见 Karmay Samten, *The Arrow and the Spindle: Studies in History, Myths, Rituals and Beliefs in Tibet*, Mandala Publications, Kathmandu. 1998.

2 Anne Marie Blondeau, edit. *Tibetan Mountain Deities, Their Cults and Representations*, Wein. 1998.

五、神山信仰的惠泽：生态环保与国民幸福总值

生态环境保护与人的身心健康是这个时代永恒的话题，也是正在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山与水是生态系统的核心部分。怀特（Lynn White, Jr. 1907 ~ 1987）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一神论，只有上帝是神圣，大自然不再是神秘以至神圣不可侵犯，而人是被上帝赋予了任意制宰自然的权力。¹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叶亨（Emily T. Yeh）副教授的《从神山到环境保护：揭示西藏的环境标识》，结合她对青海和四川藏区民间环保组织的跟踪调查，阐明和评估了藏区不同区域的环保工作成效，并重点阐释了藏族传统宗教神山文化在当今生态环保中起到的作用。不丹国家博物馆的堪布平措札西（Khanpo Phuntshok Tashi）的《土地的保佑》，阐释了佛教理论对山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定位，认为山是宇宙形成之四大元素之一“土”的外在标志，无论是否神山圣地，人类应保护所有山体。台湾东吴大学凯瑟琳（Catherine Diamond）博士的《神山或“国家”公园：台湾原住民对他们祖先圣地的保护》、剑桥大学凯纳普（Riamsara Kuyakanon Knapp）的《不丹的保护与发展：来自高山的微妙挑战》、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伊恩 G. 贝尔德（Ian G. Baird）博士的《柬埔寨东北的神山与博罗 - 卡佛特（brao-kavet）人：信仰与保护的潜在联系》围绕山与环保的关系展开论述。不丹皇家大学马修布兰奇的《不丹的环境治理：从传统实践到国民幸福指数》一文认为不丹有效的环境治理是基于其传统文化和山神或神山圣湖等宗教之上的，它是人类与有情众生和谐相处的典范。

六、神山信仰的启迪：文学艺术创作

山是文学艺术创作灵感的源泉之一。以神山和名山为题材的各类作品不计其数。比如中国佛教圣地五台山在汉藏宗教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相关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格外显著，备受世人关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葛瑞·塔图（Gray Tuttle）教授的《清代五台山的藏传佛教》一文回顾和论述了五台山在汉、藏、满、蒙古传统文化中扮演的宗教文化和政治等角色。² 瑞士洛桑大学大卫·希金斯（David Higgins）教授的《隆钦然降巴的自然诗与山的象征符号》，解读了西藏宁玛派大师隆钦然降巴（1308 ~ 1363）的诗歌作品中雪山的象征意义。香港中山大学黄匡源（Kin Yuen Wong）教授《旋律的景观：诗歌、绘画和德勒兹音乐模式中的中国山》、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阿卜杜勒阿齐兹博士的《山的假象：浪卡瓦岛屿的传说、民俗学和地名的来源》、美国佛蒙特绿山学院玛丽普那博士的《米拉日巴传及其道歌中山的意象》、加拿大魁北克大学马修·博斯法特（Mathieu Boisvert）博士的《巴利文佛经中的山岳：恒河平原文献中有关喜马拉雅山的幻想和塑造》、美国加州大学南尼特·多明戈博士的《菲律宾的 banahaw 山的千年图像学与仪式》、意大利威尼斯·弗斯卡里大学莫罗拉（Mariola Offredi）的《当代印度文学中的山岳》等论文分别从不同的文学艺术视角论述了山文化及其价值。

总之，山神和神山信仰文化存在于世界各地，它是世界宗教文化多元共存的重要体现。对认识和研究人类宗教文化的认同演变和趋同轨迹具有启示作用。南亚与东南亚以及藏传佛教山神和神山信仰文化更将神山（或圣湖圣水）作为神圣的生态环保区域，体现了佛教崇尚自然界与有情众生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对人类生态环保和宗教文化多元化具有借鉴作用。

（责任编辑 杜 澄）

1 Lynn White,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Science 155(3767), 1967, pp.1203-1207. (原文参见《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科学》，1967年。)

2 参见 Gray Tuttle, Tibetan Buddhism at Wutai Shan in the Qing: The Chinese-language Register,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 no. 6 (December 2011), p.1.